

卫斯理

木兰花系列小说

22

电网火花
古屋奇影
金庙奇佛

女黑侠木兰花系列：

金
庙
奇
佛

古
屋
奇
影

电
网
火
花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洪

封面设计:李平

木兰花系列小说

电网火花

古屋奇影

金庙奇佛

作者:卫斯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呼和浩特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380 千字

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

ISBN7-204-03412-0/I·649 定价 14.8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目 录

电网火花 (1)

古屋奇影 (95)

金庙奇佛 (189)

电网火花

作者 卫斯理

一、安妮被掳 兰花失踪

暮色苍茫，一架巨型的客机，冲天飞起，引擎中喷出粗大的黑烟来，黑烟混在暮色中，看来更浓，更增加几分离愁，木兰花和安妮，在送机坪上挥着手，她们都知道，在飞机中的高翔，根本看不到她们了，因为飞机离了跑道，直上天空。但是她们还是挥着手。

高翔到比利时去参加一个世界性的警务会议，他要去很久，这是高翔和木兰花婚后的第一次分离，木兰花的心头，多少有点黯然。

等到飞机飞得看不见时，暮色更沉，木兰花缓缓转过身来，安妮靠在她的身边，安妮的年纪虽轻，可是长得已和木兰花差不多了，她相当瘦，可是看来有一股茵条的美，瘦削的身形，配着她大而黑的眼睛，使她看来有一股清幽脱俗的美。

木兰花拍了拍她的肩头，道：“安妮！我们回去吧。”

安妮低声问道：“兰花姐，你心中不舒服？”

木兰花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没有，当飞机起飞的一刹那，我心头多少有一股惘然之感，但是现在，已经没有事了，走吧！”

送机的人差不多走完了，跟着另一批送机的人接踵而至，她们穿过永远闹哄哄的机场大堂，在停车场上上了车，直驶回家去。她们驶上郊区的公路时，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。

木兰花将车子驶得十分快，她超卓的驾驶术，使车子像是一支火箭一样，贴着路面，向前射出去，十分钟之后，她们已可以看到她们那幢屋子了。

而当她们看到了自己的住所之际，木兰花和安妮两人，不禁一起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起来。

她们的屋子，亮着灯光！

安妮忙道：“有人在我们的家中！”

木兰花并没有说话，只是蹙着双眉，显然她在想，在她们的家中出现的不速之客是什么人，何以竟堂而皇之地着亮了那么多灯。

木兰花一面想着，一面仍然控制着车子，向前疾驰，而安妮也突然跳了起来，大叫道：“是秀珍姐！”

安妮只看到了她们的屋子之前，停着一辆式样新型的鲜红色的跑车，认出了那是穆秀珍的车子，而兴奋得直跳起来的。

可是，她只顾得兴奋，却忘了自己是在车子之中，在她陡然地跳起来之际，“咚”地一声，头就撞在车顶之上，她又发出了“哎呀”一声，然后，用手抚着头，再叫道：“是秀珍姐！”

木兰花当然也已看到了那辆车子，她也可以肯定，在屋子中的是穆秀珍，她笑了一下，瞪了安妮一眼，道：“看你快成穆秀珍第二了！”

安妮大声笑着，拍着手，道：“兰花姐，我们已有多少时候未曾看到秀珍姐了？难得她这个大忙人，肯来看看我们！”

木兰花已将车停在门前，安妮立时打开车门，跳了出来，大声叫道：“秀珍姐！”

只见穆秀珍从二楼的窗口探出头来，也大叫道：“兰花姐，小安妮！”

穆秀珍叫了一声，立时缩回头去，安妮已推开了铁门，向前奔了出去。

木兰花也下了车，她一眼看到，在那辆红色的路车上，有着一个衣箱，木兰花不禁皱了皱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穆秀珍准备搬回来住？

但是木兰花的思潮，却被安妮和穆秀珍两人尖叫声打断了。

木兰花抬头看去，只见安妮和穆秀珍，已在花园中间会合，她们互相拥抱着对方，发出惊人的尖叫声，欢呼声。木兰花捂着双耳，向前走去，穆秀珍又松开了安妮，向木兰花扑了过来。

木兰花扶住了她，道：“别叫，怎么啦，可是和四风吵架了？”

穆秀珍呆了一呆，接着，便大笑起来，一面笑，一面道：“可是你看到了车上的衣箱，猜到了我要回来住几天？”

安妮又是一声欢呼，道：“秀珍姐，那是太好了！”

木兰花道：“秀珍，告诉我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！”

穆秀珍叉着腰，神气活现地道：“看看我，我这样子，就算嫁给了阎罗王，也不敢和我吵架！”

木兰花给她逗得笑了起来，她太知道穆秀珍的脾气了，她知道，自己根本不必再问下去，穆秀珍就会忍不住说出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住几天的原因了！

果然，穆秀珍立时问道：“四风到欧洲去参加一个工来会议去了，他至少去半个月，所以，我搬来和你们同住，高翔要头痛了！”

她讲到最后一句，挑皮地向木兰花眨着眼，又笑了起来。

安妮在一旁跳着，拍着手，高兴得讲不出话来，木兰花微笑着，道：“高翔的运气很好，他也到欧洲去开会了，我们才送走了他的飞机！”

穆秀珍笑着，道：“好啊，又是我们三个人了！”

安妮跳向前，扑在穆秀珍的身上，穆秀珍陡地叫道：“试试你跟兰花姐学了一些什么！”

她一面说着，一面突然一俯身，一下柔道中的“大转摔”，手背一拉，竟将安妮自她的背后，摔得向前直跌了出去！

木兰花又是生气，又是好笑，忙喝叫道：“秀珍！”

可是在木兰花的那一喝之际，穆秀珍却也没有占到便宜，安妮给穆秀珍一下子摔了出去，但是她身在半空之中，双腿突然一曲，就着下跌之势，双膝向穆秀珍的腰际，撞了出去。

穆秀珍连忙一闪身子，安妮身子也立时挺直，向穆秀珍扑了过来，两人一起倒在地上，滚了两滚，滚进了草地之中。

穆秀珍不住笑着，就躺在草地上不肯起来，安妮站起了身，伸手去拉她，穆秀珍道：“好，小安妮长大了，又学了本领，欺侮超人来了！”

安妮顿着足，道：“是你先动手的！”

穆秀珍又一声大叫，突然跳了起来，吓得安妮松了她的手，转身便逃，穆秀珍大叫大嚷，追了上去，木兰花一面摇头，一面退到门口，提了穆秀珍的衣箱，也进了屋子。屋子中充满了笑声，

多了一个活泼，快乐的穆秀珍，屋中就像是多了十七八个人一样。

她们三个人的确好久没有聚在一起了，她们笑着，有着讲不完的话，合力弄了一餐丰美的晚餐，最后的甜品是安妮最喜欢吃的香蕉奶油布甸

晚饭后，安妮将自己的床，搬进了木兰花的大卧室，三张床靠在一起，上了床之后，她们仍然在不断地说着话，直到夜深了，木兰花先打了一个呵欠，道：“安妮，你明早要上学，该睡了！”

安妮和穆秀珍两人，立扮了一个鬼脸，一起躺了下来。可是才一躺下，安妮突然又跳了起来，道：“啊呀，太高兴了，我还有两条数学题，明早没有时间算了，今晚得去赶一赶！”

穆秀珍道：“快去快回！”

安妮抓起睡袍，披在身上，匆匆走了出去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将门关上。

木兰花笑着，道：“秀珍，看你们两人，简直像是疯了一样！”

穆秀珍道：“我们难得聚在一起，自然得高兴一下。”

木兰花伸了一个懒腰，就在这时，忽然听得书房中，传来了“砰”地一下响。

书房和卧室，同在二楼，是以这一下声响，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都听得十分清楚，穆秀珍立时又笑了起来，大叫道：“安妮，小心些，别撞穿了头！”

木兰花则立时坐了起来，道：“奇怪，安妮不是那么冒失的人。”

穆秀珍道：“谁知道，或许她因为我来到，故此今天太高兴了！”

可是木兰花还是站了起来，打开了卧室的门，叫道：“安妮！”

安妮并没有回答，木兰花又叫了一声，一面叫，一面又向外走了出去，穆秀珍本来还在笑着的，可是当她听到木兰花叫了一声，而没有安妮的回答时，她也是一怔，也从床上跳了起来。

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几乎同时走进书房的，她们都看到，安妮的书桌上亮着灯，一只抽屉拉开着，有一枝笔放在桌上，但是一本活页簿，却跌在地上。

书房中没有人！

在高翔的书桌前，一张可以转动的皮靠背椅，跌倒在桌子下，那

可能就是刚才“砰”地一下声响的来源，而安妮则不在书房中！

木兰花虽然镇定过人，但是看到了这样的情形，她神色也不禁变了一变，忙道：“秀珍，你到楼下去看看！”

木兰花自己，则到了一列控制台之前，迅速地按下了几个钮掣，在墙上的六具电视机的萤光幕，在刹那间亮了起来。

木兰花的住宅围墙上，都装置有可以转动的电视摄像管，她按下了那几个掣，就可以在六个电视萤光幕上，看到屋外的全部情形。

她首先在萤光屏上，看到了屋子的外墙，然后，她控制着电视摄像管的转动，在其中的一幅萤光屏上，她看到有一辆黑色的车子，正在疾驰而去，转眼不见。

木兰花呆了一呆，她不能肯定这辆车子是经过她的屋子，还是由她的屋子面前驶出去的。

而这时候，穆秀珍已喘着气，奔了上来，道：“兰花姐，找不到安妮！”

她讲话的时候，神色十分紧张，可是突然之间，她却笑了起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小鬼头，你可以出来了，算我们找不到你！”

木兰花仍然全神贯注地望着萤光屏，可是除了那辆早已驶远的汽车之外，在萤光屏上看来，却没有丝毫值得怀疑之处！

她转过身来，对还在大声嚷叫的穆秀珍道：“别叫了，安妮决不会半夜三更躲起来和我们开玩笑的！”

穆秀珍呆了一呆，骇然道：“兰花姐，那么你是说——”

木兰花的声音，听来仍然很镇定，她道：“安妮遭到了意外，她被人掳走了！”

“被人——”穆秀珍只讲了两个字，便张大了口，再也难以向下讲去，那简直是不可能的，安妮被人掳走了，在这屋子中，在大名鼎鼎的女黑侠木兰花的屋子中，在警方特别工作组主任高翔的屋子中，以闪电手法掳走了一个人，谁有那么大胆？

但是，从木兰花严肃的神情上，穆秀珍却知道，木兰花在那样说，是有根据的，绝不是随口说着玩的，木兰花已经来到了窗前，迅速检查了一下窗子。

窗子全关着，并没有被仓猝开启的痕迹，木兰花转身向门口走去，在门口站了一站，转头道：“你继续注视着萤光屏！”

穆秀珍来到了萤光屏之前，木兰花已然到了楼下，她才到楼下，就叫道：“秀珍！”

穆秀珍连忙奔了下去，木兰花在指一张倒在地毯上的餐椅，道：“这是你弄倒的？”

穆秀珍摇头道：“不是！”

木兰花又来到了门口，她先察看匙孔！然后，在门柄之上，拉出了一条已被割断的，极细的电线，她的神色，变得更加凝重。

穆秀珍完全可以知道木兰花的神色，何以如此凝重的原因，因为她知道，这门匙的匙孔，是通上电流的，如果就那样用百合匙或是另的办法来，想将门锁弄开，警钟便会大鸣。可是现在，电线已被割断了！

那也就是说，有人先破坏了警报系统，再弄开了门，进入了屋子！

那绝对是一个老手，不是老手，断然不能将这样的事，做得如此干净利落！

穆秀珍只觉得脸颊热辣辣地发起烧来，这件事，对木兰花，对她，简直是一个严重之极的挑战！在大名鼎鼎的木兰花家中，竟然会发生了这样的事！

穆秀珍越想越怒，“砰”地一声，重重地在餐桌上击了一拳。

木兰花闻声抬起头来，她的神态，却是那么平静，她拿着那股断线，道：“秀珍，你看到没有，来的人是一个老手，而且，不止一个人！”

穆秀珍急道：“现在安妮在什么地方，我们何必去研究来的人是生手还是老手，先将安妮找回，我要这些家伙——”

穆秀珍一面说着，一面摇晃着拳头，木兰花略皱了皱眉，道：“秀珍，你来的时候，我们不在，屋子中当时的情形怎样？”

穆秀珍一怔，道：“没有什么异样啊，我是用锁匙开门进来

的，我有锁匙，你以为……我来的时候，已经有人在屋中了么？”

木兰花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可能，一定有好几个人，在屋中已等了好久，而我们却一直未曾在意，那些人如果不是等了好久，完全熟悉了屋中的情形，他们也决不能一出手就将安妮弄走的！”

穆秀珍张大了口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木兰花已向花园走去，穆秀珍忙跟在她的后面，她们来到了铁门前，才发现花园的铁门，只是虚掩着。

毫无疑问，人是从铁门离去的，木兰花立时又想到了那一辆汽车，她望着黑而静的公路，眉心打着结，刹那之间，涌上她心头的问题，不知多少。

安妮是被人掳走的，那是毫无疑问的了，书房中跌翻的台椅，跌倒的餐椅，全都证明了这一点，而安妮绝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所以木兰花也推断潜进她屋子中的，决不止一个人。那几个人，自然是藏匿在书房之中的，所以安妮一进去，只来得及打开抽屉，取出了簿子来，就遭了殃。

这些念头，在木兰花的脑际，迅速地掠过，这却是不必再考虑的了。

要考虑的是，掳走了安妮的是什么人？有什么目的？

一想到这两点，木兰花的眉心更打着结，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别的地方，那么，或许还可以从各方面去想一想，可是这件事，却是偏偏发生在她家中的！

在她家中发生了那样的事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！正因为几乎没有可能，而又发生了。是以也格外叫人无从思索起。

试想，以木兰花的威名而论，世界各地的犯罪分子，有谁不知道？有谁不忌惮？他们躲逃木兰花，唯恐不及，如何还有那么大的胆子，寻上门来？

而如今，居然有人寻上门来，做下了这样的事，那么，这些人不问可知，是极其厉害的人物！

木兰花不禁苦笑了一下，光知道对方是厉害人物，是没有用的，有用的是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！

可是，对于这一点，木兰花却一点线索也没有，木兰花有的

线索，只是一辆黑色的，样子很普通的汽车，而这样的车子，本市至少有一千辆以上。

木兰花唯一可以想到的，这辆车子的样子虽然普通，但是它的机器，却一定经过改装，因为当木兰花在萤光屏中看到它的时候，它以极高的速度向前驶去，而普通的汽车，是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，加速到这一程度的。

木兰花又想到第二个问题，掳走安妮的目的，究竟是什么？

这个问题更伤脑筋了，因为安妮虽然和她生活在一起，然而木兰花却一直坚持安妮要受正规的教育，是以她几乎和形形色色的犯罪组织，没有发生过冲突，犯罪份子不会有和她过不去的地方！

关于这一点，木兰花只是假设，敌人本来是要对付她的，但是因为没有办法下手，而恰好安妮又来到了书房之中，是以他们便改向安妮下手，因为制住了安妮下手，因为制住了安妮，是一样可以威胁木兰花的。

看到木兰花只是站在铁门前，一动不动，也不说话，穆秀珍早已急得团团乱转，可是她又知道木兰花正在思索，又不敢去打断木兰花的思路。

到后来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才道：“兰花姐，我们站在这里，总是办法啊！”

穆秀珍的话才出口，木兰花就转过身，道：“不错，不是办法！”

穆秀珍擦着手掌，道：“那我们如何开始行动呢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回屋子去，等着。”

穆秀珍不禁叫了起来，道：“等着，等着……等什么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等电话，有人掳安妮了，我相信那不是他们的目的，他们一定别有所图，那时，他们就会打电话来，提出条件的。”

穆秀珍道：“难道我们听凭他们的勒索？”

木兰花道：“有什么办法？谁叫我们已输了一着，安妮已在他们的手中了，光发怒有什么用？”

木兰花已向屋中走去，穆秀珍向黑暗中挥着拳，可是她也不得不跟木兰花走进去。

她们才回到客厅中不久，四周围静得出奇，木兰花一句话也不说，穆秀珍则不断踱着步，电话铃并没有响，可是却有一阵汽车声，传了过来。

公路上的寂静的夜间，常有高速的汽车飞驰而过，那本不足为奇，可是这一阵车声，一到了木兰花屋子门口，便被一下难听的急刹车声所代替。

木兰花和穆秀珍连忙转头望去，只见一辆跑车停在门口，车中的人，急得连车门也来不及打开，一横身，便从车中，跳了出来。

穆秀珍已向门口，奔了出去，那车子跳出来的人，推开门，急急向前奔来，穆秀珍和木兰花，却已看清，那人是云五风！

穆秀珍忙叫道：“五风，什么事？”

云五风来到了客厅门口，面色苍白，道：“四嫂，你也在？安妮呢？”

穆秀珍呆了一呆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，安妮刚出了事，云五风就来了，这事情实在奇得可以。穆秀珍没有出声，云五风的脸色更苍白，他转向木兰花，尖声道：“安妮呢？”

木兰花缓缓吸了一口气，云四风高举着双手，道：“那么，是真的了，是真的了！”

他一面叫嚷着，一面转身便向外奔去，木兰花和穆秀珍两人，齐声叫道：“五风！”

云五风已奔到门口，道：“我不能再等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说安妮在他们手中，要我立即去见他们，我打电话来问，电话又打不通——”

云五风一面说着，一面急急地向后退着，已经退到了铁门之前，他拉开了铁门，便跳上了车子。

穆秀珍疾声道：“五风，你讲得明白一些，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见他们？”

云五风摇着头，道：“我不能说，那些人只准我一个人去，安妮在他们手中，我不能说！”

云五风已经踏下了油门，穆秀珍大叫一声，道：“和我一起去！”

她说着，身子陡地跃起，待向车内跳去，但就在那一刹间，云五风的车子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已向前疾窜而去，穆秀珍扑了一个空，跌向地上，幸而她身手灵活，一个翻身，就站了起来。

等到她站起来时，云五风的车子，早已驰远了，气得穆秀珍咬牙切齿，大骂起来。

她骂了好一会，才发觉木兰花已不在身边了，她忙又奔回屋子，木兰花也不在客厅，她上了楼，木兰花正在无线电通讯仪之前讲着话。

木兰花在说道：“是的，一辆浅色的跑车，两分钟之前，由我住所门口向南驶去，请通知所有的巡罗车，留意它的去向，驾车的是云五风，他可能会不顾任何交通规则而开快车，不，千万别截阻他，尽可能留意他的目的地，一有了消息，随时通知我，我会驾车在公路上，是的，十分紧急！”

木兰花按下了无线电通讯机器的掣，转过头来，道：“秀珍，我们走！”

穆秀珍道：“你是想知道五风到何处去，我们跟踪前往，好见机行事？”

木兰花点着头，道：“快去换衣服！”

她们两人奔进了卧室，以最快的速度，换了衣服，奔下楼，上了木兰花的车，直驶出了车房，在公路上，向南飞驰着。

她们刚驶出了不久，无线电话便“滋滋”响了起来，木兰花按下了一个掣，听得一个警官道：“我是第三十九号巡逻车，控制中心命我向木兰花小姐报告一辆浅蓝色跑车的情形。”

木兰花忙道：“我是木兰花，请说。”

那警官道：“我在五分钟之前，看到那辆车，转向第七号公路，向西驶。”

木兰花说了一声“谢谢”，按下了掣。

穆秀珍驾驶着车，转眼之间，已驶到了第七号公路的岔口，她迅速扭转驾驶盘，车胎和路面摩擦，发出难听的滋滋声来，车子已急转了过去。

这时，木兰花又接到了另一辆警方公路巡逻车的报告，云五风的车子，仍在第七号公路上，向西疾驰，穆秀珍踏下油门，车速

高达一百二十里。

因为据那辆巡逻车的报告说，云五风的车子，也正是这个速度。

在疾驶中，只听得风声呼啸，两旁的景物，几乎完全看不清楚。木兰花沉声道：“第七号公路，直通向前去，是通到海边去的！”

穆秀珍道：“他们约了云五风海边相会？”

木兰花苦笑道：“当然不会在海边的沙滩上，极可能是在一艘停泊在海边的游艇上？”

公路在那时，有接连几个回旋，而且路面急速地向下倾斜，开始从山上斜落向海边。在那样的情形下，以如此高速行驶，是十分危险的事，需要高度的技巧。

穆秀珍不断地旋转驾驶盘，绝不减低速度，好几次在转弯的时候，车子倾侧得只有一边的两只车轮着地。

等到车子转出一座山头之际，她们已可以看到了海边，她们也看到了云五风的车子。

云五风的车子就地在海边，有一个人，正向海边奔去，从身形看来，正是云五风。

穆秀珍大叫道：“五风！”

可是，她们虽然可以看到云五风，事实上，却还隔得相当远，云五风当然听不到穆秀珍的叫声。只见云五风继续向前奔着，而在海面上，有一艘快艇，正以极高的速度，向海边驶去。

木兰花忙叫道：“停车！”

穆秀珍叫了起来，道：“停车，我们可能追上他了！”

木兰花厉声道：“停车，我们追不上他，而现在，是我们获得线索的唯一机会。”

穆秀珍极不愿意停车，可是木兰花很少用那严厉的声调来说话的，是以穆秀珍也不敢不停，她用力踏下刹掣，车子发出一下极难听的声音，车子打了几个转，但终于停了下来。

木兰花连忙在车舱板下的箱中，取出了一具红外线望远镜来，凑在眼前。

她看到，那艘快艇，已经驶到了沙滩边，停了下来，在快艇